

程

吳保安傳

說淵四別傳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為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

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  
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  
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  
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  
征親縮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  
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  
學長而專經才乏無人官從一尉僻在劍  
外地邈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

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  
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  
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  
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  
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  
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  
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幸照其款誠而寬其  
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

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  
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  
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  
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  
之人三十匹保安旣至姚州適值軍沒遲  
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  
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  
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

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宵  
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且見爲  
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  
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  
血泪滂沱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  
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  
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膈臆  
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愍

吾與未固雖未披欸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遲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

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

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  
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  
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  
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  
二百匹因往舊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  
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  
子又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  
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飢寒

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  
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  
百里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  
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  
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  
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  
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  
安糧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竒之謂曰

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  
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  
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  
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  
覩於公何分意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  
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  
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  
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

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  
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  
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  
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  
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  
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  
久於蠻中知其欵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  
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

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  
待報邪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  
親老在北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  
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  
瞑日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固爲公求來公  
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  
曰公旣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  
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

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  
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却至京  
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歲到官兩歲  
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  
因行服幕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  
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  
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  
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



其妻皆卒於彼權窳寺內仲翔聞之哭甚  
 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  
 絕聲遂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  
 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歛時有失也盛於練囊  
 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  
 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  
 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  
 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既而為嵐

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為  
 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  
 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  
 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為奴  
 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  
 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  
 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  
 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

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得之復賣他洞  
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  
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  
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  
則納地檻中親自鑲閉仲翔二足經數年  
瘡方愈木鑲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  
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  
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吳保安傳終

### 崑崙奴傳

說淵五別傳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  
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  
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  
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  
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  
語時三妓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  
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

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  
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  
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  
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  
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  
後指臂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  
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  
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使芳憲崙奴誰  
人解此隱語耶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  
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  
中有崙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  
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  
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為郎  
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  
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  
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

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  
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  
宵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  
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  
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  
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  
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  
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

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  
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  
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  
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  
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  
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  
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  
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

到不終

說游之集  
不書院  
瑞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蕭愁鳳凰侍  
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  
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  
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  
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  
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  
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  
旄逼為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鈿

華心頗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槩雲屏  
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  
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  
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為僕隸願侍光  
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  
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  
喜磨勒請先為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  
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

言淵之集  
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  
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  
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荷  
鏑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犬  
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  
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  
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  
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

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  
君驅使踰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  
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  
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  
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  
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  
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劔戟自衛如此周  
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

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崑崙奴傳

終

鄭德璘傳

說淵六

別傳六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  
居江夏每歲一徃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  
潭多遇老叟棹舟而粥菱芡雖白髮而有  
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  
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  
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  
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于黃鶴

樓下傍有鹺賈常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  
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常生有女居于  
舟之柁檣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  
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  
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  
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  
覩常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  
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

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常氏舟同離鄂渚  
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常生舟  
楫頗以相近常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蕊  
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窓中垂鈎  
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  
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窓紅蕖秋色艷長江  
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  
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



讀卽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耻無所  
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隣舟女所題紅牋  
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  
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  
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  
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  
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  
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窳没于洞

庭耳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  
排抑將夜爲吊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  
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潜暗想橫波  
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  
秋新没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  
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酌而投之精貫神祇  
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  
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常氏亦

言海集  
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語  
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  
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常  
氏送鄭生常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  
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  
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  
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  
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

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綉是似人物驚而  
拯之乃常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驟  
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  
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  
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  
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常氏曰不過作巴  
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常氏曰向者水府  
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

言... 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  
縣使人迎常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  
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  
叟挽舟若不爲意常氏怒而唾之叟回顧  
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  
怒常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  
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  
可須臾舟楫似没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

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  
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常氏詢其所  
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  
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  
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  
別常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常  
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  
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

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于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即常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誥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

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鄭德璘傳終

李章武傳

說淵七別傳

李章武字飛 其先中山人 生而敏博 遇

事便了 工文學業 皆得極至 雖弘道自高

惡為潔飾而美貌 聞容即之 温然少與清

河崔信友善 信亦雅士 多聚古物 以章武

精敏 每咨訪辯論 皆洞達玄微 研究原本

時人比之張華 貞元三年 崔信任華州 別

駕章武自長安詣數日 出行於市北街 見

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叙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 知結幾于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

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有僕陽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聞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為下里

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  
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隣之  
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  
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  
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隣妻復訪郎何姓章  
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楊名果乎曰  
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  
善交嘗曰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

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  
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  
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  
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  
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  
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  
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并語深意但有  
僕夫楊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

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歡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力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裊席忽有一婦人持簞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

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簞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墻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卽



可辯其狀貌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  
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  
迎擁携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  
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  
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  
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即  
懇託在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  
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

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  
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  
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  
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  
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  
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  
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寶  
皆爲光榮以卽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授獻

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  
已傾斜神竟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  
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  
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  
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  
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  
千古問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  
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欸曲叙

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  
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  
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  
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邳歸  
長安武定堡下邳群官與張元宗携酒宴  
飲既酣章武懷念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  
歸月暫圓令人恨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  
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群官別獨

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  
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  
各有地分今於此則無日交會知郎思眷  
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  
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訪話亦  
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  
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旣事東  
平丞相府因閒召玉工視所得鞞鞞寶工

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  
麤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榭葉象奉使上京  
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  
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  
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翫移時云此天上  
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  
楊六娘至今不絕

李章武傳終

常自東傳

說淵八別傳

貞元中有常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  
 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  
 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  
 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將軍曰  
 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  
 蓋開元中萬迴師弟子所建也似驅役鬼  
 工非人力所能及或聞樵者說其僧為野

又所食今絕蹤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野义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乎侵暴野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野义首至于門下將軍止之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常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舄俱在衾枕儼然而塵

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類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鑊柴薪自東乃知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野义未至遂拔柏樹徑大如椀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野义挈鹿而至怒其扃鑰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遂以柏樹搗其腦再舉而斃

言淵不集  
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野義繼  
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  
踣于戶闔又搥之亦斃自東知雌雄已殞  
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野  
義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  
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  
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  
披告于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

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某摟心道門懇志靈  
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  
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脩之有日矣今  
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  
幾飛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倘  
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踴躍曰  
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躋險  
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

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  
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劍當洞門而立  
若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  
又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  
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  
以劍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  
食頃又有一女子頰色艷麗執芰荷之花  
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

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  
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  
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  
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  
三秋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  
旣疑身可度蓬壺頂上綵雲生自東詳詩  
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  
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

惜乎

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嶽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尚有野义髑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常自東傳終

趙合傳

說淵九別傳

進士趙合貌温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觀物悲歡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于砂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砂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于



言波集 卷之四 八書院  
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徃省焉道遭党  
羗所虜至此搗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爲路  
人所悲掩于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心  
義儻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  
家粉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  
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橐中  
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  
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尚有感激我

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爲  
大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  
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晝夜  
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  
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勵其居人婦女老幼  
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飢大戎於城北建獨  
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  
設竒定計其樓立毀羗酋愕然以爲神功

壯

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且爲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又大陰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晦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墻障之一夕

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來日冰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羗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羗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羗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

言淵乙集 卷之三 書院  
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常大夫。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廩。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峩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為羗胡之賤隸。豈存今日。

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為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君為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

言淵之集 卷之八 四 天書院  
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  
葬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  
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  
同契續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  
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玄  
微居于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為金寶  
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  
遇之於嵩嶺耳

趙合傳終

杜子春傳

說淵十別傳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  
心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  
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  
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  
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  
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  
且憤其親戚踈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

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  
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  
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  
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  
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  
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  
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  
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

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  
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  
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  
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竒作吾將復濟  
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子  
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  
子春恐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  
憤以爲念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

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  
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  
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  
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  
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  
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  
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  
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

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  
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  
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  
州買良田百頃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  
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柩  
旅櫬恩者麗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  
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  
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

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窓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為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

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

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  
將軍者拘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後猊獅  
子蝮蛇萬計哮吼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  
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  
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  
掣其前後目不得開湏臾庭際水深丈餘  
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  
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

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竒貌鬼神將大  
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刃义四面迨迎傳  
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义取  
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摔於堦下  
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  
射或斫或者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  
誠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  
十餘年矣今為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



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確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乂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促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確搗磑磨火坑鑊湯

此段更奇

乃山劒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畧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痛苦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為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

談淵之集 卷之六 六 書院楊  
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  
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  
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  
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  
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  
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爾。然觀其射雉。  
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  
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

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  
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  
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  
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  
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  
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  
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  
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

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  
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  
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  
子削之子春旣歸愧其恩誓復自効以謝  
其過行至雲臺峯無人跡嘆恨而歸

杜子春傳

終

卷之四